

南  
北  
史  
合  
注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三

明李清撰

南史三十三



兄子暢  
徐伯伯  
楊子融  
嗣伯

守裕之弟初為晉琅邪內史王誕

龍驤府功曹桓玄徙於廣州親故皆離棄之唯邵情理

彌謹流涕追送時寇亂年飢邵又資饋其妻子玄篡位

父敬先為尚書以荅事微謬降為廷尉卿及宋武討玄邵白敬表獻忠款帝大悅命署寺門曰有犯張廷尉家者以軍法論事平以敬為吳郡太守及王謐為揚州召邵補主簿劉毅位居亞相好士愛才當世莫不輻湊唯邵不往親故怪問邵曰主公命世人傑何煩多問劉穆之言於宋武益親之轉太尉參軍廬循至蔡州宋武赴石頭使邵守南城時士民水際望賊宋武不解其意以問邵邵曰若節餞未反奔散之不暇何暇觀望今當無

復恐耳宋武以邵勤練憂公補州主簿邵悉心政事精力絕人及誅劉藩邵時在西州直廬即夜誡衆曹曰大軍當大討可各脩倉庫及舟船人領至曉取辦旦日宋武求諸簿署應時即至怪問其速諸曹荅曰宿受張主簿處分宋武曰張邵可謂同人憂慮矣九年世子始開征鹵府以邵補錄事參軍遷諮議參軍領記室十二年宋武北伐邵請見曰人生危脆宜有遠慮若劉穆之邂逅不幸誰可代之尊業如此處分云何宋武曰此自委

穆之與卿耳青州刺史檀祗鎮廣陵輒率衆至滁中掩  
討亡命劉穆之慮其為變議欲遣軍邵曰檀韶據中流  
道濟為軍首若有相疑之跡則大府立危不如逆遣慰  
勞必無患也祗果不動及穆之暴卒朝廷恒懼便發詔  
以司馬徐美之代邵獨曰今誠急病任終在徐世子無  
專行之義宜須北諮信反方使世子出命曰朝廷及大  
府事悉聽徐司馬其餘啓還衆武善其臨事不撓得大  
臣節十四年世子改授荊州邵諫曰儲貳之重四海所

繫不宜外出敢以死請世子竟不行文帝為中郎將荆  
州刺史以邵為司馬領南郡相衆事悉決於邵宋武受  
命以佐命功封臨沮伯分荆州立湘州以邵為刺史將  
署府邵以長沙內地非用武之國置府妨民乖為政之  
要從之荆州刺史謝晦反遺書要邵邵不發函使呈文  
帝元嘉五年轉雍州刺史加都督初王華與邵不和及  
華參要親舊為之危心邵曰子陵方弘至公豈以私隙  
害正義是任也華實舉之及至襄陽築長圍修立堤堰

創田數千頃公私充給丹浙二州蠻屬為寇邵誘其帥  
並出因大會誅之遣軍掩其村落悉擒之既失信羣蠻  
所在並起水陸路斷七年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羣  
蠻欲斷取之會柔然貢獻使下蠻以為是敷因掠之邵  
坐降號揚烈將軍江夏王義恭鎮江陵以邵為撫軍長  
史持節南蠻校尉九年坐在雍州營私畜取贓貨二百  
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削爵土後為吳興太守卒追復  
爵邑謚曰簡邵臨終遺命祭以菜果葦席為轎車諸子

從馬長子數改孝行數弟東襲父封位通直郎東有勇  
力手格猛虎元凶以為輔國將軍孝武至亭亭東出奔  
墜淮死子式嗣弟冲字思約出繼伯父數冲母戴顯女  
有儀範張氏內取則焉冲少有至性隨從叔永為將帥  
除盱眙太守永征彭城遇寒軍人足脛凍斷者十七八  
冲足指皆墮齊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  
事冲父初卒遺命祭我必以鄉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  
鎮四時還吳國取菜果每至烝嘗輒流涕薦焉仍轉刺



史

南齊書曰建武二年鹵寇淮泗明帝假冲節都督青  
冀北討諸軍事鹵并兵攻司州徐青詔出軍分其兵  
勢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鹵建寧驛馬原丘  
三城多所殺獲又遣軍主徐季延襲紀城據之又遣  
軍主杜僧護攻拔虎坑逢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  
還至溇溝鹵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敗之  
永元二年為司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降魏又遷冲南

兗州刺史俱未拜崔慧景事平徵建安王寶璜還都以  
冲為舒州刺史一歲中頻授四州刺史至是乃受任梁  
武起兵手書喻意又遣辯士說之冲確然不回東昏遣  
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送冲使  
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首  
浦聞梁武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  
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敕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  
軍僧寄謂冲曰下官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

實欲微立塵効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分部拒守遣軍  
主孫樂祖數千人助僧寄援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  
梁武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冲中兵  
參軍陳光靜等間出擊之光靜戰死冲固守不出病將  
死厲府僚以誠節言終而卒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  
史江夏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元  
嗣等處圍城中無他經略唯迎蔣子文及蘇侯神于州  
廡上祀以求福鈴鐸聲晝夜不止又使子文導從登陴

巡行旦日復如之識者知其將亡僧寄病死孫樂祖寯  
以城降郢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  
陷後二日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為書與梁武冲故  
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愈  
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  
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唯郢州士女失  
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不從卒以郢城降  
南齊書曰郢晉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

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暢  
字少微邵兄禕子也禕改節義傳暢少與從兄敷演鏡  
齊名為後進之秀起家為太守徐佩之被誅暢馳出奔  
赴制服盡哀為論者所美弟枚嘗為獬犬所傷醫云宜  
食蝦蟇枚甚難之暢含笑先嘗枚因此乃食創愈孝武  
鎮彭城暢為安北長史沛郡太守

附陳憲劉泰之 宋史索鹵傳曰元嘉二十七年鹵  
主拓拔燾自率步騎十萬寇汝南攻圍懸瓠城時汝

南行參軍陳憲攝汝南新蔡二郡事嬰城固守盡  
銳攻之憲自登郭城督戰盡起樓臨城飛矢雨集衝  
車攻破南城憲更築杆城於內立柵補之鹵肉薄攻  
城死者甚衆憲將士死傷亦過半時孝武以武陵王  
鎮彭城文帝敕王襲之因發百里內馬得千五百匹  
衆舉別駕劉延孫為元帥延孫辭舉參軍劉泰之自  
代司馬王玄謨與長史張暢並贊成之乃以泰之為  
元帥與垣謙之臧肇之尹定杜幼文各領其一又以

殿中參軍程天祚督戰至譙城更簡閱人馬得精騎  
千一百匹便向汝陽鹵大營在汝陽北去城三里泰  
之等忽至鹵初不覺馳入襲之殺三千餘人焚其輜  
重營內有數區廩屋廩內皆帳器仗甚精食具皆金  
銀遂盡殺其帳內諸大帥鹵衆一時奔散追之經日  
人馬疲倦引還汝南內有鹵一幢馬步可五百登城  
而望知泰之無後繼又有別帥鉅鹿公餘嵩自虎牢  
至引兵擊泰之泰之軍未食且勞敵結陣未定譙之

先退遂驚亂棄仗奔走行迷道趨激水水深岸高人  
馬走水爭渡泰之獨不去曰喪敗如此何顏復還下  
馬坐地為鹵所殺肇之溺水死天祚被執謙之定幼  
文及將士免者九百餘人馬至者四百匹降王為鎮  
北將軍謙之伏誅定幼文付尚方立謨免官暢免所  
領沛郡憲以固守懸鞬功下詔褒嘉擢汝南新蔡二  
郡太守

元嘉二十七年魏太武南征太尉江夏王義恭諸軍出



鎮彭城太武親率大衆去彭城數十里彭城衆力雖多  
軍力不足義恭欲棄城南歸計議彌日不定時歷城衆  
少食多安北中兵參軍沈慶之議欲以車營為函箱陳  
精兵為外翼奉二王及妃媛直趨歷城分城兵配護軍  
將軍蕭思話留守太尉長史何勗不同欲席卷奔鬱洲  
自海道還都二議未決更集羣僚謀之暢曰若歷城鬱  
洲可至下官敢不高讚今城內乏食百姓咸有走情但  
以關扃嚴固欲去莫從耳若一旦動足則各自散走欲

至所在何由可得今軍食雖寡朝夕猶未窘罄豈有捨  
萬安之術就危亡之道若此計必用下官請以頸血汚  
君馬跡孝武聞暢議謂義恭曰張長史言不可異也義  
恭乃止魏太武既至登城南亞父冢立壇屋於戲馬臺  
先是隊主蒯應見執其日晡時太武遣送應至小市門  
致意求甘蔗及酒孝武遣人送酒二器甘蔗百挺求駱  
駝明日太武又自上戲馬臺復遣使至小市門求與孝  
武相見遣送駱駝并致雜物使於南門受之暢於城上

與魏尚書李孝伯語孝伯問君何姓荅云姓張孝伯曰  
張長史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君聲名遠聞足使我  
知因言說久之城內有具思者嘗在魏義恭遣視知是  
孝伯乃開門進餉物太武又求酒及甘橘暢宣孝武旨  
又致螺盃雜物及南土所珍太武復令孝伯傳語曰魏  
主有詔借博具暢曰博具當為申致有詔之言政可施  
於彼國何得稱之於此孝伯曰鄰國之君何為不稱詔  
於鄰國之臣暢曰君之此稱尚不可聞於中華況在諸

王之貴而獨曰鄰國之君邪孝伯曰魏主言太尉鎮軍  
久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當為護送暢曰此方閑  
路甚多不復以此勞魏主孝伯曰亦知有水路似為白  
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故稱白賊邪孝伯大笑曰今之  
白賊亦不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赤眉似不在江南孝  
伯曰亦不離青徐暢曰今者青徐寔為有賊但非白賊  
耳又求博具俄送與太武又遣送種及九種鹽并胡鼓  
云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是魏帝所食黑鹽療腹脹氣

滿細刮取六銖以酒服之胡鹽療目痛柔鹽不用食療  
馬脊創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不中食胡豉亦  
中噉又求黃甘并云魏帝致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  
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須見我小大知我老少觀我為  
人若諸佐不可遣亦可使僮來暢又宣旨荅曰魏主形  
狀才力久為來往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  
盡故不復遣信又云魏帝恨向所送馬殊不稱意安北  
若須大馬當更送之脫須蜀馬亦有佳者暢曰安北不

乏良駟送自彼意非此所求義恭又餉炬燭十挺孝武  
亦致錦一匹又曰知更須黃甘誠非所吝若給彼軍即  
不能足若供魏主未應便乏故不復重致太武復求甘  
蔗安石榴暢曰石榴出自鄴下亦當非彼所乏孝伯曰  
君南土膏梁何為著僑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  
梁之言誠為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  
緩服太武又遣就二王借箜篌琵琶等笛等器及暴子  
孝伯辭辯亦北土之美陽隨宜應答吐屬如流音韻詳

雅風儀華潤孝伯及左右人並相視歎息時魏聲云當  
出襄陽故以暢為南譙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守三  
十年元凶劬弑逆義宣發哀之日即便舉兵暢為元佐  
位居僚首哀容俯仰陰映當時舉哀畢改服著黃袴褶  
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莫不矚目見者皆願為盡命事  
平徵為吏部尚書封夷道縣侯義宣既有異圖蔡超等  
以暢民望勸義宣留之乃解南蠻校尉以授暢加冠軍  
將軍領丞相長史暢遣門生苟僧寶下都因顏竣陳義

宣覺狀僧寶有私貨亭已陵不時下會義宣起兵津路  
斷絕僧寶遂不得去義宣將為逆遣嬖人翟靈寶告暢  
暢陳必無此理請以死保之靈寶知暢不回勸義宣殺  
以拘衆賴丞相司馬竺超民得免進號撫軍別立軍部  
以收民望暢雖署文檄而飲酒常醉不省文書隨義宣  
東下梁山戰敗於亂兵自歸為軍人所掠衣服都盡遇  
右將軍王玄謨乘輿出營暢已得敗衣因排玄謨上輿  
玄謨意其不悅諸將請殺之隊主張世營救得免執送



都下廷尉尋見原起為都官尚書轉侍中領太子右衛  
率孝武宴朝賢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  
同義宣作賊而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厲聲曰太初  
之時誰黃其閤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  
元凶司空義師至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  
洗黃閤故暢譏之孝建二年出為會稽太守卒謚曰宣  
暢愛弟子輯臨終遺命與輯合墳論者非之暢弟悅亦  
有美稱歷侍中南郡太守晉安王子勛稱帝召拜為吏

部尚書與鄧琬共輔政事敗悅殺琬歸降復為太子中庶子後拜雍州刺史泰始六年明帝於巴郡置三巴校尉以悅補之加持節輔師將軍領巴郡太守未拜卒暢子澄歷東陽太守逼郡吏燒臂照佛百姓有罪使禮佛贖愆動至數千拜坐免官禁錮起為光祿勳臨川內使後與晉安王子勛同事軍敗見殺澄弟融字思光弱冠有名道士同郡陸脩靜以鷺羽塵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解褐為新安王子鸞行參軍王母殷淑儀

薨後四月八日建齋并灌佛僚佐餽者多至一萬少不  
減五千融獨注餽百錢帝不悅曰融殊貧當序以佳祿  
出為封溪令從叔永出夜渚送之曰似聞朝旨汝尋當  
還融曰不患不還政恐還而復去及行路經嶠嶮獠賊  
執融將殺食之融神色不動方作洛生詠賊異而不害  
也浮海至交州於海中遇風終無懼色方詠曰乾魚自  
可還其本鄉肉脯復何為者哉又作海賦文辭詭激獨  
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顧覲之覲之曰卿此賦實超

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注之曰澆沙構白熬波  
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此四句後所足也覲之與融  
兄有恩好覲之卒融身負墳土在南與交趾太守卞展  
善展於嶺南為人所殺融挺身奔赴舉秀才對策中第  
為儀曹郎因事為左丞孫緬所奏免官尋復位攝祠部  
倉部二曹時領軍劉劭戰死融以祠部議帝應哭劭從  
之又俗人忌以正月開太倉融議不宜拘束小忌尋兼  
掌正廚見宰殺回車徑去自表解職再遷南陽王親友

融父暢先為丞相長史義宣事難暢幾為王玄謨所殺  
時玄謨子瞻為南陽王長史融啓求去官不許融家貧  
欲祿乃與從叔征北將軍永書曰融昔幼學早訓家風  
雖則不敏率以成性布衣韋帶弱年所安簞食瓢飲不  
覺不樂但世業清貧人生多待榛栗棗修女贄既長東  
帛禽鳥男禮已大免身就官十年七仕不欲代耕何至  
此事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缺守應得為  
之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

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又與吏部尚書王僧虔書  
曰融天地逸民也進不辯貴退不知賤實以家貧累積  
孤寡傷心八侄俱孤二弟頓弱豈能山海陋祿申融情  
累阮籍愛東平土風融亦欣晉平閑外時議以融非治  
民才竟不果稍遷中書郎非其所好乞為中散大夫不  
許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辭修儀範為事至融風止  
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見者驚  
異聚觀成市而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遲不進齊

高素奇好融為太尉時與融款接見融常笑曰此人不  
可無一不可有二即位後手詔賜融衣曰見卿衣服麤  
故誠乃素懷有本交藍縷亦虧朝望今送一通故衣意  
謂雖故乃勝新也是吾所著已令裁減稱卿之體并履  
一量帝出太極殿西室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  
帝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時魏軍至淮  
而退

本史云魏主至淮誤魏孝文至淮乃明帝時非高帝

故易之

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未有荅者融時下坐抗聲曰以無  
道來見有道去公卿咸以為捷融善草書常自美其能  
帝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荅曰非恨臣無二  
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融假還鄉詣王儉別儉立此地  
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觸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  
之融曰使融不為慕勢而今君為趨士豈不善乎常歎  
曰不恨我不見古人又不可見我融與吏部尚



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自非是乃去其為異如此又為長沙王晃鎮軍竟陵王子良征北諮議並領記室司徒從事中郎永明二年總明觀講敕朝臣集聽融扶入就榻私索酒飲之事畢乃長歎曰嗚呼仲尼獨何人哉為御史中丞到撫所奏免官尋復職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殆將至髀謂之曰革帶太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融假東出武帝

問融住何處荅曰臣陸處無屋舟居無水後帝問其從  
兄緒緒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舟住岸上耳帝  
大笑後使融接對北使李道固就席道固顧而言曰張  
融是宋彭城長史張暢子否融頓感久之曰先君不幸  
名達六夷豫章王疑大會賓僚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  
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方搖食指半日乃息出入  
朝廷皆拭目驚觀之遷司徒兼右長史竟陵張欣時為  
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父興世討宋南譙王義宣官軍

欲殺融父暢興世以袍履暢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  
融著高履為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  
時死子良答曰此乃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  
史所懷累遷司徒左長史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  
事嫂甚謹父暢臨終謂諸子曰昔丞相事難吾以不同  
將見殺緣司馬竺超民得生爾等必報其子後超民孫  
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弔之悉脫衣為賻披牛被而反  
常以兄事微豫章王疑竟陵王子良薨以身經佐吏哭

輒盡慟建武四年病卒遺令建白旆無旒不設祭令人  
捉塵尾登屋復魂曰吾生平所善自當凌雲一笑三千  
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華經  
妾二人哀事畢各遣還家曰吾生平風調何至使婦人  
行哭失聲不須暫停閨閤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  
高談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為問律自序云吾文章之  
體多為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為心師也  
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

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

南齊書又載書曰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  
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常顛溫涼而錯寒  
暑綜哀樂而橫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  
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  
未極亦已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  
義亦如文造次乘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文不  
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為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

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場險成軍路  
又曰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說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  
網焉吾每以不爾為恨爾曹當振網焉

臨卒又戒其子曰手澤存焉父書不讀况文音情婉在  
其韻吾意不然別遺爾旨吾文體英絕變而屢奇豈吾  
天挺益不隕家聲汝可號哭而看之融集數十卷行於  
世自名其集為玉海司徒褚淵問其故融云益玉以比  
德海崇山善耳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暢後有充融卷

欽定四庫全書

稷第六弟寶積建武中出為廬陵太守時名流謝朓何  
點陸惠曉孔珪集融弟鐵之舍點造坐便曰今日可謂  
盛集二五我兄弟之流阿六張氏保家之子顧見主恩  
遠曰卿詐作善非實得也二五為孔珪及融並第五寶  
積永元中為湘州行事蕭穎胄於江陵乘腰輿詣穎胄  
舉動自若穎胄問何至之晚答曰本朝危亂四海橫流  
既不能為比干之死實未忍為微子之去是以至晚穎  
胄深以為善即用為相府諮議後位御史中丞

論曰有晉自宅淮海張氏無乏賢良及宋齊間雅道彌  
盛其前則云敷演鏡暢蓋其尤著者也然景胤敬愛之  
道少微立履所由其殆優矣思光行已卓越非常俗所  
道齊高帝云不可有二不可無一斯言其幾得矣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四

明李清撰

列傳第二十三

南史三十四

范泰

荀伯子魏子英秋

徐廣

都結廣兄子

鄭鮮之

裴松之

孫明瞻子野

何承天

曹孫遜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父甯晉豫章太守有名前代泰初

為太學博士外弟荊州刺史王忱請為天門太守忱性嗜酒醉輒累旬及醒則儼然端肅泰陳酒既傷生所宜深誠言甚切忱嗟歎久之曰見規者衆未有若此者或問忱范泰何如謝遜忱曰茂度漫又問何如殷覲忱曰伯道易忱常有意立功謂泰曰今城池既立軍甲亦充將欲掃除中原以申宿志伯道意銳當令擁戈前驅以君持重欲相委留事何如泰曰百年逋寇前賢挂屋者多功名雖貴鄙生所不敢謀會忱疾卒召泰為中書郎

時會稽世子元顯專權內外百官請假不復表聞唯籤  
元顯泰言非宜元顯不納以父憂去職桓玄輔晉使御  
史中丞祖台之奏泰及前司徒長史王准之輔國將軍  
司馬珣之並居喪無禮泰坐廢徙丹徒宋武義旗建歷  
侍中度支尚書時僕射陳郡謝混後進知名宋武嘗從  
容問混泰名輩誰比對曰王元太一流人也徙為太常  
初司徒道規無子養宋文及道規薨以兄道憐第二子  
義慶為嗣宋武以道規素愛文又令居重地及道規追

封南郡公應以先華容縣公賜宋文泰議以為禮無二  
主由是宋文還本屬後加散騎常侍為尚書兼司空與  
右僕射袁湛授宋公九錫隨軍到洛陽宋武還彭城與  
泰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輿泰好酒不拘小節通率任  
心雖公坐笑言不異私室武宋甚賞愛之然短於為政  
故不得在政事官及受命議建國與以泰領國子祭酒  
泰表陳獎進之道

宋書載泰表曰臣聞風化興於哲王教訓表於至世

今惟新告始而置生之制不應取少停多臣謂合選之家雖制所未達父兄欲其入學理合開通雖小違晨昏所以大弘孝道不知春秋則所陷或大故趙盾忠而書弑許止孝而得罪以斯為戒可不慎哉十五志學誠有其文若年降無幾而深有志尚者何必限以一格而不許其進耶楊烏豫玄實在弱齒五十學易乃無大過昔中朝助教亦用二品潁川陳載已辟太保掾而國子取為助教即太尉淮之弟所貴於得

才無繫於定品教學不明獎勵不著今生到有期而  
學校未立覆篋寔望其速回轍已淹其遲事有機餘  
而宜急者殆此之謂

時學竟不立又言事者多以錢貨減少國用不足欲更  
造五銖泰又諫曰臣聞為國拯弊莫若務本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未有民貧而國富本不足而未有餘者也故  
囊滿貯中識者不吝反裘負薪存毛寔難王者不言有  
無諸侯不說多少食祿之家不與民爭利故拔葵所以

明政纖蒲謂之不仁是以貴賤有章職分無爽今之所  
憂在農人尚寡倉庫未充轉運無已資食者衆家無私  
積難以禦荒耳夫貨存貿易不在少多昔貴今賤彼此  
共之其揆一也但令官民均通則無患不足若必資貨  
廣以收國用者則龜貝之屬自古所行尋銅之為器在  
用也博矣鐘律所通者遠機衡所揆者大夏鼎負圖寔  
冠衆瑞晉鐸呈象亦啓休徵器有要用則貴賤同資物  
有適宜則家國共急今毀必資之器為無施之錢於貨



則功不補勞則用則君民俱困校之以寔損多益少景  
平初特進明年致仕解國子祭酒少帝在位多諸愆失  
泰上封事極諫

宋書載封事曰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鞀  
在宮聲聞於外非徒不足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今  
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於何不有如水旱  
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  
羯鹵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忘寢食也陛下踐祚委

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  
習悞非社稷至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  
於影響伏願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  
疑未有政治在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蒙先朝過遇  
陛下殊私而昏髦已及百疾互生貪及視息陳其狂  
瞽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臣夕隕於地無限  
九泉

少帝雖不能納亦不加譴徐羨之傅亮等與秦素不平

及廬陵王義真少帝見害泰謂所親曰吾觀古今多矣  
未有受遺顧託而嗣君見殺賢王嬰戮者也元嘉二年  
奉表賀元正并陳旱災多所獎勸拜表遂輕舟遊東陽  
任心行止不關朝廷有司劾奏之文帝不問時帝雖當  
陽親覽而羨之等猶執重權泰復上泰論得失言及執  
事

宋書載表曰伏承廬陵王已復封爵猶未加贈伏揆  
聖心已自有在但司契以不唱為高冕旒以困寄成

用臣猥蒙先朝忘醜之眷復沾廬陵矜顧之末息晏  
委質有兼常款契濶戎陣顛沛艱危厚德不報授命  
路絕此老臣兼不能自己者也

諸子禁之表竟不奏三年美之伏誅進侍中左光祿大  
夫國子祭酒領江夏王義恭師特進如故帝以泰先朝  
舊臣恩禮甚重以有足疾宴見日特聽乘輿到坐所陳  
時事每優容之其年秋旱蝗又表言有蝗之處縣官課  
多人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

宋書又曰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榮  
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虫宋均囚有義之虎蝗生有由  
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詳察  
又女人被宥由來尚矣謝晦婦女猶在尚方始貴後賤  
物情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

宋書又曰禮春秋教詩無一而缺臣近侍坐聞立學  
當在八年八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闢入秋治  
庠序入冬集遠生二途並興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掩

稽為戒不為遠惠任臣學官竟無微績竊慕子囊臣  
郢之心庶免苟偃不暝之恨

書奏乃原晦婦女時司徒王弘輔政泰謂弘曰彭城王  
帝之次第宜徵還入朝共參朝政弘納其言時旱災未  
已加以疾疫泰又上表有所勸誠

宋書載表曰頃亢旱歷時疾疫未止上天於賢君正  
自慙慙無已桑穀生朝而隕熒惑犯心而退非惟消  
灾弭患乃以大啓聖明大宋雖揖讓受終未積有虞

之道先帝登遐便是道消至乃嗣主被殺哲藩嬰禍  
佐命托孤之臣俄為戎首自非神英撥亂反正天下  
非復宋有革命與隨時其義尤大是以古今異用循  
方必壅夫道隱於小成欲速或未必達深根固蒂之  
術未洽愚心是用猖狂不能緘嘿

泰博覽篇籍好為文帝愛獎後生孜孜無倦撰古今善  
言二十四篇及文集傳於世暮年事佛甚精於宅西立  
祇洹精舍五年卒初議贈開府殷景仁曰泰素望不重

不可擬議台司竟不果及葬王弘撫棺哭曰君生平重  
殷鐵今以此報追贈車騎將軍謚曰宣第四子暉最知  
名另見

荀伯子潁川潁陰人晉驃騎將軍羨之孫父猗秘書郎  
伯子少好學博覽經傳然通率好學為雜戲遨遊閭里  
故以此失清途解褐駙馬都尉奉朝請負外散騎侍郎  
著作郎徐廣重其才學舉伯子及王韶之並為佐郎同  
撰晉史及著桓玄等傳遷尚書祠部郎義熙元年上表





稱故太傅鉅平侯羊祜勲參佐命功盛平吳而享嗣闕  
然燕嘗莫寄漢以蕭何元功故絕世輒紹愚謂鉅平封  
宜同鄼國故太尉廣陵公陳淮黨翼孫秀禍加淮南竊  
饗大國因罪為利會西朝政刑失裁中興因而不奪今  
王道惟新豈可不大判臧否謂廣陵之國宜在削除故  
太保衛瓘本爵菑陽縣公既被橫禍加贈江夏中朝公  
輔多非理終瓘功德不殊亦無緣獨受偏賞宜復本封  
以正國章

愚按瓘以私怨枉殺鄧艾何不執此為辭

詔付門下前散騎常侍江夏公衛璠及潁川陳茂先各自陳先勲不伏貶降詔皆付門下並不施行車騎將軍王弘稱伯子沈重不華有平陽侯之風伯子常自矜藉蔭之美謂弘曰天下膏粱唯使君與下官宣明之徒不足數也遷散騎常侍又上表曰百官位次陳留王在零陵王上臣愚竊以為疑昔武克殷封神農後於焦黃帝後於祝帝堯後於剡帝舜後於陳夏后後於杞殷後於

宋祀陳並為列國而劉祝焦無聞斯則褒崇所承優於遠代之顯驗也是為春秋次序諸侯宋居祀陳上考之近代事亦有徵晉泰始元年詔賜山陽公劉康子弟一人爵關內侯衛公姬署宋侯孔紹子弟一人駙馬都尉又泰始三年太常上言博士劉嘉等議稱私公署於大晉在三恪之數應降稱侯臣以為零陵王位宜先陳留從之為御史中丞蒞職勤恪有匪躬稱立朝正色衆咸憚之凡所奏劾莫不深相訶毀或延及祖禰示其切直

又頗雜嘲戲世人以此非之補司徒左長史卒於東陽  
太守集傳於世子赤松為尚書右丞以徐湛之黨為元  
凶邵所殺伯子族弟昶昶子萬秋亦用才學自顯昶見  
釋慧琳謂曰昨萬秋對策欲以相示昶曰此不須觀若  
非先見而荅貧道不能為若先見而荅貧道奴皆能為  
昶曰此將不傷道德耶荶曰大德所以不德乃相對笑  
竟不視萬秋卒於御史中丞

徐廣字野民

宋書本民南史避唐太宗諱今復之

東莞始幕人父藻都水使者兄邈太子前衛率家世好學至廣尤精百家數術無不研覽家貧未嘗以產業為意妻中山劉謚女數以相讓廣終不改如此十數年家道日弊遂與廣離晉孝武以廣博學除為秘書郎校書秘閣隆安中尚書令王珣舉為祠部郎義熙初宋武使撰車服儀注累遷員外散騎常侍領著作郎二年尚書奏廣撰成晉史六年遷驍騎將軍時有風雹為災廣獻

言宋武多所勸免又轉大司農領著作郎遷秘書監初  
桓玄篡位安帝出宮廣陪列悲慟哀動左右及宋武受  
禪恭帝遜位廣又哀感涕泗交流謝晦見之謂曰徐公  
將無小過廣收淚荅曰身與君不同君佐命興王逢千  
載嘉運身世荷晉德眷戀故主因更戲殺永初元年詔  
除中散大夫

惜哉其多一中散大夫也否則改入節義矣

廣言墳墓在晉陵丹徒又生長京口息道玄忝宰此邑

乞隨之官歸終桑梓許之贈賜甚厚性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元嘉二年卒廣所撰晉紀四十二卷義熙十二年成表上之又有荅禮問百餘條行於世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于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內厨中法盛詔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徐豁字萬同

廣兄晉太子前衛率邈之子豁宋永嘉初為尚書左丞  
山陰令精練法理為時所推元嘉初為始興太守表陳  
三事

宋書載三事其一曰郡大田武吏年滿十六使課米  
陸十斛十五以下至十三皆課米三十斛一戶內隨  
丁多少悉皆輸米且十三歲兒未堪田作或是單迺  
無相兼通年及應輸便自逃逸既過接蠻俚去就益  
易或乃斷截支體產子不養戶口年減寔此之由謂



宜更量課限使得存立今若減其米課雖有交損考  
之將來理有深益其二田郡領銀民三百餘戶鑿坑  
採砂皆二三丈功役既苦不顧崩壓一歲中每有死  
者官司檢切猶致逋違老少相隨永絕農業千有餘  
口皆資他食豈唯一夫不耕或受其飢而已所以歲  
有不稔便致甚困尋臺即用米不異於銀謂宜准銀  
課米即事為便其三曰中宿縣俚民課銀一子丁輸  
南稱半兩尋此縣自不出銀又俚民皆巢居鳥語不

開貨易每至買銀為損已甚又稱兩受入易生姦巧  
山俚愚怯不辨自申官所課甚輕民以所輸為劇今  
若聽計丁課米公私兼利

文帝嘉之稱其廉清勤恪著稱所司賜絹二百匹穀壹  
千斛彼廣州敕史未拜卒賜錢十萬布百匹以營葬事  
鄭鮮之字道子榮陽開封人父遵尚書郎鮮之下帷讀  
書絕交游之務初為桓偉輔國主簿先是兗州刺史滕  
恬為丁零所沒屍喪不及恬子羨仕官不廢論者嫌之

桓玄在荊州使群僚博議鮮之議曰名教大極忠孝而  
已至乎變通抑引每事輒殊本而尋之皆求心而遺迹  
迹之所乘遭遇或異故聖人或就迹助教或因迹成罪  
屈伸與奪難可等齊舉其阡陌皆可終言矣天可逃乎  
伊尹廢君君可脅乎嚮拳見善忠可愚乎箕子同仁自  
此以還殊寔齊聲異譽等美不可勝言而欲令百代下  
聖典所缺正斯事一於朝豈易言哉如勝羨情事者或  
終隱處不問人事或升朝理務無譏前哲通羨者則以

隱處為美折其兩中則異同之情不見矣夫聖人立教  
言有禮無時君子不行有禮無時政以事有變通不可  
宗一故耳

宋書又載鮮之議曰且求禮當先以遠大若滄海橫  
流家國淪弱此而不仕則人有餘力人有餘力國可  
至亡家可至滅如其不然美當盡陟岵之哀擬不仕  
者之心何為證喻前人以自通乎若人皆仕未知斯  
事可俟後聖與否後漢亂而不亡前史猶謂數公之

力魏國將建苟令君正色異議董昭不得執蘇則之  
賸賈充受辱於庾純以此而論天下正議終自傳而  
不滅何為發斯嘆哉至於陳平默順以權濟屈皆是  
衛生免害非為榮也美今生無所衛鞭寒已冥義安  
在乎昔陳壽在喪使婢丸藥見責鄉里阮咸居哀騎  
驢竊婢身處王朝豈可以院獲通前世遂無疑於後  
乎且賢聖抑引皆是究其始終定其才行故雖事有  
驚俗而理必獲申鄰誅葬母後園而身登宦所以免

責以其孝也金日磾殺兒無譏以其忠也今可以二  
事是忠孝所為便可許殺兒葬母後園乎既其不可  
便當定美才行無所多辯若以美謀能決敵才能周  
用此自追蹤古人非議所及若是士流故謂宜如子  
夏受曾參之亂而子夏無不孝之稱也

宋武起義兵累遷御史中丞性剛直甚得司直體外甥  
劉毅權重當時朝野莫不歸附鮮之盡心宋武獨不屈  
意於毅毅甚恨以與毅舅甥制不相糺使治書侍御史

兵洎奏彈劾輒省傳詔羅道盛

宋書曰傳詔羅道盛輒開牋盜發密事依法當棄市  
教以道盛自有侯爵輒停宥弗請

詔無所問時新制長吏以父母疾去官禁銅三年山陰  
今沈淑任父疾去職鮮之因此上議曰父母之疾而加  
以罪名悖義疾理莫此為大謂宜從舊於義為允從之  
於是自二名以上父母及祖父母後者墳墓崩毀及疾  
病族屬輒去並不禁錮劉毅當鎮江陵宋武帝會於江

寧朝士畢集毅好搏蒲於是會戲宋武與毅斂局各得其半積錢隱人毅呼宋武併之先擲得雉

晉書曰毅擲得雉褰衣繞牀叫謂同坐曰非不能盧不事此耳

宋武甚不悅良久乃荅之四座傾屬既擲得盧

晉書曰裕惡之因按五木久之曰老兄試為卿荅既而四子俱黑一子轉躍未定裕厲聲喝之即成盧

毅意大惡謂宋武曰知公不以大坐席與人鮮之大喜



徒跣繞牀大叫聲聲相續毅甚不平謂之曰此鄭君何為者無復甥舅之禮宋武少事戎旅不經涉學及為宰相頗慕風流時或談論人皆依違不敢難鮮之難必切至未嘗寬假與宋武言要須理屈然後置之帝有時慙惡變色感其輸情

宋書載武帝曰我本無術學言義尤淺諸賢多見寬容唯鄭不爾獨能盡人之意甚以此感之

時謂為格佞十二年宋武北伐以為右長史鮮之曾祖

晉江州長史哲墓在開封求拜省宋武以騎送之及入  
咸陽宋武遍視阿房未央故地悽愴動容問鮮之秦漢  
所以得喪鮮之具以賈誼過秦對宋武曰及子嬰而亡  
已為晚矣然觀始皇為人智足見是非所任不得人何  
也荅曰夫佞言似忠奸言似信中人以上乃可語上始  
皇未及中人所以暗於識士前至渭濱宋武復歎曰此  
地寧復有呂望耶鮮之曰昔葉公好龍而真龍見燕昭  
市骨而駿足至明公以肝食待士豈患海內無人宋武

稱善久之宋國初建轉奉常赫連勃勃陷關中宋武復  
欲北討鮮之表諫

宋書載表曰今關中再敗皆帥師違律非內有事故  
鹵聞殿下親御六戎必謂見伐當重兵潼關若陵威  
長驅未見其易若輿駕頓洛則不足上勞聖躬且鹵  
不敢乘勝過陝遠懼大威故也若造洛而邁凶醜更  
生揣量必啓邊患江南喁喁傾注輿駕忽聞遠伐人  
情恐慎往年西征劉鐘危殆前年盜破廣州人士都

盡三吳心腹之地諸縣屢敗皆勞役所致又聞處處大水加遠師民散順而撫之則百姓惠安違其所願必為亂矣昔者魏武敗軍赤壁宣武喪師枋頭神武之功一無所損况偏師失律無戲廟堂之上者耶西鹵或為河洛之患宜通好北鹵則河南安而濟泗靜矣

及踐祚遷太常都官尚書時傳亮謝晦位遇日隆范泰嘗衆中讓誚鮮之曰卿與傅謝俱從聖主有功關洛卿

乃居條首今日答颯去人遼遠何不肖之甚鮮之熟視  
不對鮮之為人通率在武帝坐言無所隱晦亦甚憚焉  
而隱厚篤寔瞻恤親故遊行命駕或不知所適隨御者  
所之尤為武帝所狎帝曾內殿宴飲朝貴畢至唯不召  
鮮之坐定謂群臣曰鄭鮮之必自來俄外啓尚書鄭鮮  
之詣神虎門啟事帝大笑引入其被遇如此以從征功  
封龍陽縣五等子景平中徐傳當權出為豫章太守時  
王弘為江州刺史竊謂人曰鄭公德素先朝所禮方於

前代鐘元常王景興之流今徐傳出以為郡抑當有以  
尋有廢立事元嘉三年弘入為相舉鮮之為尚書右僕  
射四年卒集行於市

裴松之字世期河東聞喜人父珪正員外郎

宋書曰松之年八歲學通論語毛詩

松之博覽墳籍立身簡素年二十拜殿中將軍此官直  
銜左右晉孝武太元中選名家以參顧問始用瑯邪王  
茂之會稽謝輜皆南北之望義熙初為尚書祠部郎松

之以世立私碑有垂事實上表陳之

宋書載表曰碑銘之作明示後昆大者道動光遠世  
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  
用顯著敷化所蒞惠訓融遠述詠所紀有賴鐫勒非  
斯族也幾類僭黷俗敝偽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  
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  
彌多預有臣吏必為建立真假相蒙美者不貴不加  
禁裁其敝無已

以為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為朝議所許然後聽之  
庶可防遏無微顯彰茂實由是普斷宋武北伐領司州  
刺史以松之為中從事既克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  
初建毛德祖使洛陽宋武敕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  
宜久居邊務今名為太子洗馬與殷景仁同時議立五  
廟樂松之以妃臧氏廟用樂亦宜與四廟同累遷國子  
博士元嘉三年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  
並兼散騎常侍班宣二十四條詔書松之使湘州甚得



奉使之議論者美之轉中書侍郎帝使注陳壽三國志  
松之鳩集傳記廣增異聞既成奏之帝覽之曰裴世期  
不朽矣出為永嘉太守勤恤百姓吏民便之後為國子  
博士進太中大夫使續成何承天國史未及撰述卒子  
駟南中郎參軍松之所著文論及晉記駟注司馬遷史  
記並行於世駟子昭明少傳儒史之業宋泰始中為太  
學博士有司奏太子婚納徵用玉璧虎皮未詳所準擬  
昭明議禮納徵儼皮鄭云皮為虎實鹿皮也晉太子納

妃注以虎皮二太元中公主納徵虎豹皮各一此豈謂  
婚禮不許王公之差故取虎豹文蔚以尊其事虎豹雖  
文而徵禮所不言熊羆雖古而婚禮所不及珪璋雖美  
或為用格異今宜準經詰凡諸僻謬一皆詳正於是  
有司參議加珪璋豹熊羆皮各元二徽中出為長沙郡丞  
罷任刺史王蘊之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  
須一禮之命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為郡佐不能  
先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厯祠部通直郎齊

永明二年使魏武帝謂曰以卿有將命之才使還當以一郡相賞還為始安內史郡人龔玄宜云神人與其玉印玉板書不須筆吹紙便成字自稱龔聖人以此惑衆前後郡太守敬事之昭明付獄案罪及還甚貧罄帝曰裴昭明罷郡還遂無宅我不謂讀書不知古人中誰比遷射聲校尉九年復北使建武初為王玄邀安北長史廬陵太守明帝以其在事無啟奏代還責之昭明曰臣不欲競執關鍵故耳昭明歷郡皆清勤常謂人曰人生

何事須聚畜一身外亦復何須子孫若不才我聚彼散  
若能自立則不如一經故終身一不事產業中興二年  
卒子子野字幾原生而母魏氏亡為祖母殷氏所養殷  
柔明文義以章句授之年九歲祖母亡泣血哀慟家人  
異之以少學善屬文仕齊為江夏王鋒行參軍遭父憂  
去職初父寢疾彌年子野禱請備至涕泗霑濡父夜夢  
見其容且召視如夢俄疾間以為至孝所感命著孝感  
傳固辭乃止及居喪每之墓所草為之枯有白兔白鳩

馴擾其側梁天監初尚書僕射范雲嘉其至行將表奏之會雲卒不果樂安任昉有盛名為後進所慕游其門者昉必推薦子野於昉為從中表獨不至昉亦恨之久之兼廷尉正時三官通署獄牒子野嘗它往同僚輒署其名奏有不允子野從坐免職或勸言諸有司可無咎子野笑曰雖慙柳季之道豈因訟以受服遂被黜久之終無恨意中書郎范縝與子野未遇聞其行業而善焉會遷國子博士乃上表讓之有司以資歷非次不為通

後為諸暨令在縣不行鞭罰人有爭者示之以理百姓  
稱悅合境無訟初子野曾祖松之宋元嘉中受詔續修  
何承天宋史未成卒子野常欲繼成先業及齊永明末  
沈約撰宋書稱松之已後無聞及子野更撰宋略二十  
卷叙事論評多善而云殘淮南太守沈璞以不從義師  
約惧徒跣謝之請兩釋已歎其述作曰吾弗逮也蘭陵  
蕭琛言其評論可與過秦王命分路揚鑣

梁書載范縝稱子野所作宋略彌淪首尾勒成一代

屬辭比事訓故可傳脫置之膠庠弘獎後進庶一變之辨可尋三豕之疑無謬

於是吏部尚書徐勉言於武帝以為著作郎掌修國史及起注尋除通直貲外著作如故敕又掌中書詔誥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于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處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鹵入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傳識敕仍使撰方國使圖廣述懷來之盛

自要服至海表凡二十國子野與沛國劉顯南陽劉之  
邁陳郡殷芸陳留阮孝緒吳郡顧協京兆韋稜皆博學  
深相賞好顯尤推重之時長平侯蕭勸范陽侯張纘每  
討論墳籍咸折衷子野繼母曹氏亡居喪過禮服闕再  
遷貧外郎普通七年大舉北侵敕子野為移魏文受詔  
立成武帝召尚書僕射徐勉太子詹事周捨鴻臚卿劉  
之邁中書侍郎朱异集壽光殿觀之時並歎服帝目子  
野曰其形雖弱其文甚壯俄又敕為書喻魏相元乂其



夜受旨子野謂可待旦方奏未之為也及五鼓敕催連  
上子野徐起操筆昧爽便就及奏帝深嘉焉自是諸符  
檄皆令具草子野為文典而速不尚靡麗制多法古與  
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翕然重之或問其  
文速故子野荅云人皆成於手我獨成於心遷中書侍  
郎鴻臚卿子野在禁省十餘年默靜自守未嘗有所請  
謁外家及中表貧乏所得俸悉給之

顏氏家訓曰子野家素清貧時逢水旱以二石米為

薄粥僅得遍躬自同之畧無倦色

無宅借官地二畝起茅屋教間妻子恒苦飢寒唯以教誨為本子侄祇畏若奉嚴君劉常顯以師道推高之末年深信釋教終身飯麥食蔬中大通二年卒先是子野自占死期不過戊戌歲是年自省移疾謂同官劉之亨曰吾其逝矣遺命務存儉約帝悼惜為之流涕贈散騎常侍即日舉哀先是五等君及侍中以上乃有諡及子野特以今望見嘉賜諡曰貞子野少時集注喪服續裴

氏家傳各二卷抄合後漢事四十餘卷又勅撰衆僧傳  
二十卷百官九品二卷附益諡法一卷方國使圖一卷  
集二十卷並行於世又欲撰齊梁春秋始草創未就卒  
及葬湘東王繹為墓誌銘陳於藏內邵陵王綸又立墓  
誌煙於美道列誌自此始

何承天東海郎人五歲喪父其母徐廣妹聰明博學故  
承天幼漸訓義儒史百家莫不該覽宋武起義初撫軍  
將軍劉毅鎮姑熟板為行參軍毅常出行而鄢陵縣史

陳滿射鳥誤中直師雖不傷人處法棄市承天議曰獄  
貴情斷疑則從輕昔有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劾  
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驚馬也故不以乘輿  
之重加於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中人案律過誤  
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微罰可也

宋書曰高祖以為行太尉參軍及討劉毅留諸葛長  
民為監軍劉穆之屏人問曰公行濟否承天曰不憂  
西不時別有一慮耳公平日甚脫今宜加重復穆之

曰非公不聞此言頃日願為丹徒劉郎恐不復可得也

宋臺建為尚書祠部郎與傅亮共撰朝儀謝晦鎮江陵請為南蠻長史晦進號衛將軍轉諮議參軍領記室

宋書曰時有尹嘉者家貧母熊自以身貼錢為嘉償責坐不孝當死承天議曰據法毋告子不孝欲殺者許之法云謂違犯教令敬恭有虧父母欲殺皆許之嘉母解自求質錢為還責雖嘉虧犯教義而能熊無

請殺之辭始以不孝為勅終於和賣結刑倚傍兩端  
母子俱罪為非其條夫明德慎罰文王所以恤下議  
獄緩死中孚所以垂化言情則毋為子隱語敬則禮  
所不及舍乞宥之評依請殺之條責敬恭之節於飢  
寒之隸誠非罰疑從輕寧失有罪之謂也愚謂降嘉  
之死普春澤之恩赦熊之愆明子隱之宜則蒲亭雖  
陋可比德於盛明豚魚微物不獨遺於今化事未判  
值赦並免

元嘉三年晦聞將見討問計於承天曰卿命我云何承天曰大小既殊逆順又異境外求全上計也以腹心領兵戍義陽將軍率衆於夏口一戰若敗即趨義陽以出北境此其次也晦良久曰荆楚用武之國且當決戰走不晚也

宋書曰晦使承天造立表檄以湘州刺史張邵必不同已欲遣千人襲之承天以為卻意趨未可知不宜進攻前益州敕史蕭摹之前巴西太守劉道產去職

還江陵晦將殺之承天盡力營救皆得免

及晦下承天留府不從到彥之至馬頭承天自詣歸罪  
見宥後兼尚書左丞吳興餘杭民薄道舉為刼制同籍  
募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為刼大功親不在  
補謫例據法以代公等毋存為募親則子宣隨母補兵  
承天儀曰尋刼制同籍募親補兵大功不在例婦人三  
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刼若其叔父尚存制  
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刼時叔父已歿代公



道生並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恭親  
今代公隨母補兵既垂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三從  
之道由於主者守恭親之文不辯男女之異謂代公等  
母子並宜見原

冊府元龜曰承天為御史中丞時海鹽公主母蔣美  
人卒主先離昏應成何服下二學禮官博士叅詳承  
天言本朝受終於普多用晉事往晉恭帝時皇子服  
其所生陳氏練冠緣此前伐施行故事謹依禮文者

也又廣德公主為所生母符議服大功比先君餘尊  
所廢者也元嘉十三年第七皇子不服曹婕妤止於  
麻衣此厭乎至尊者也若南燕衡陽二王妃並受朝  
命為太妃故二王得遂其服豈可為美人比例尋藩  
王得遂者聖朝所許皇子公主不得申者由有厭而  
然以博士禮官所議皆失劾之免謫有差

承天性剛愎不能屈意朝右為僕射殷景仁所不平出  
為衡陽內史昔在西方與士人多不協在郡又不公情

為州司所糾被收繫獄會赦免十六年除著作佐郎撰  
國史承天年已老諸佐郎並名家年少顏川荀伯子嘲  
之常呼嬭母承天曰卿當云鳳凰將九子嬭母何言耶  
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陽溧陽丁況等久喪  
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  
而不求備若况等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寔由淺  
情痛恩同於禽獸耳竊以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  
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

何嚴切欬然相糾或由隣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  
諸處此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為不少若但譴此三人殆  
整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  
問因此附定制旨若民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即糾言三  
年除服後不得追相告引十九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  
國博士皇太子講孝經承天與中庶子顏延之同執經  
頃之遷御史中丞時魏軍南伐文帝訪群臣捍禦之略  
承天上安邊論凡陳四事其一移遠就近以寔內地其

二浚復城隍以增阻防其三纂偶車牛以飾戎械其四  
計丁課伏勿使有闕文多不載

宋書載安邊論曰凡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  
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今若欲追蹤衛霍自非  
大田淮泗內寔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發  
精卒十萬一舉蕩夷則不足也若但欲遣軍追討報  
其侵暴彼必輕騎奔走不肯會戰徒興巨費不損於  
彼報復之役將遂無已斯秦漢末策輪喜所悔也安

邊固守於計為長臣竊以曹孫之霸才均志敵江淮  
間不居各數百里何者斥堠之郊非耕牧之地故堅  
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保民全境出  
不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以寔內地今  
青兗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冠資也若  
令悉河內徙青州民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太山以  
南南至下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  
峴四塞之內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閭閻於圖始無鹵時

喜生咨怨今新被抄掠餘惧未息若晚示安危居以  
樂土宜其歌忤就路視死如歸二曰峻復城隍以增  
阻防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頽毀猶可脩治粗計  
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假其經用為之  
間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  
匹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  
二千足抗群鹵三萬矣三曰纂偶車馬以飾戎械計  
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伯兩參合鉤連以

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既以  
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宿戒有急徵發信宿  
可聚四曰課丁課仗勿使有缺千家之邑戰士二千  
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  
於庫出行請以自御弓輪利鐵民不能辨者官漸充  
之數年內軍用粗備矣臣聞攻守之宜皆因其習易  
則害生今覺近郡之師遠屯清濟攻之既重嗟怨亦  
深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命在民商君



為秦教以耕戰終申威定伯行志業梁用走卒其邦  
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茲制皆漸絕蒐  
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  
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遞奔救天下騷  
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畧望朝廷遣軍此皆  
忘戰不教之害也今移民寔內浚治城隍族居聚處  
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別  
別明其勲材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有業

內獲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  
藝因事著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此於優復  
隊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語矣今承平既久邊  
今弛縱謂宜界上嚴立關墩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  
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地正在澤內宜修復舊堵利  
其隸遏絡輕艦百艘寇若入境引艦出戰隨宜應接  
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此亦制  
敵之要也

承天素好奕碁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奉表陳謝帝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承天博見古今為一時所重張永嘗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戚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為大司徒必邯之墓俄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時帝每有疑議必先訪之信命相望於道承天性福促嘗對主

者勵聲曰天何言我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帝知之應遣  
先戒曰善候伺顏色如其不悅無須多陳二十四年承  
天遷廷尉未拜帝欲以為吏部郎已受密旨承天宣漏  
之坐免官卒於家年七十八先是禮論有八百卷承天  
刪咸各以類相從凡為三百卷并首傳雜語所纂文及  
集並傳於世又改定元嘉歷改漏刻二十五箭皆從之  
魯孫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  
者見大對策大相稱賞因結意年交一文一咏輒嗟賞

謂所新曰頃觀丈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含清濁中今古獨見之何生矣沈約嘗謂遜曰吾每讀卿諸一日三猶復不能已其為名流所稱如此梁天監中兼尚書水部郎南平王恪引為賓客掌記室事後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未若吾有朱异自是疎隔希復得見卒於仁威廬陵王續記室初遜為南平王恪所知深被恩禮及聞遜卒命迎其柩殯藏并餽其妻子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八卷初遜文

章與劉孝綽並見重時謂何劉

顏氏家訓曰遜作詩清巧多刑似之言論者疾其饒  
貧寒氣不及劉孝綽雍容然孝綽甚忌之平生誦遜  
詩不輟乃撰詩苑上取遜兩首人譏其不廣江南語  
曰梁有三何子朗最多三何者遜及思澄子郎也

梁元帝著論論之云詩多而能者沈約少而能者謝朓  
何遜遜從叔憫字彥夷亦以才著聞宜遜不達作拍張  
賦喻意末云東方曼倩發憤於侏儒遂與火頭食子粟

賜不殊位至臺郎時會稽虞騫工為五言名與避埭官  
至王國侍郎後又有會稽孔翁歸濟陽江避並為南平  
王恪大司馬府記室翁歸工為詩避博學有思理注論  
語孝經二人並有文集

論曰夫今聞令望詩人所作詠有禮有法前哲由斯播  
美觀夫范荀二公並以學業自著而干時之譽不期俱  
不為弘雖才則有餘而望乃不足徐廣行動不違仁義  
兼儒行鮮之時稱格佞斯不佞矣松之雅道為貴寔光

載德承天素訓所資無慙舅氏美矣也



南北史合注卷三十四